责编/李菁 审读/胡红亚 美编/许明 照排/张婧

春天的琴声

□裘七曜

春日回到故乡，走在山野，看到山花簇簇拥拥，烂漫绽放，我总会想起多年前的事情。

多年前的那个春天，我成了故乡小学里的代课教师，那时我才二十岁，精力旺盛。我教四个班的数学，是复式班：二和四拼班，三和五拼班。顺便还教全校的音乐，说实话，我五音不全，唱歌如擂鼓，但学校里没有音乐教师，我是属于赶鸭子上架。

其实我是想教语文的，我是个比较理想化的人，感觉自己的脑子里总有一些灵动而有色彩的句子，想从我的口中喷涌而出，去漫天飞舞。但语文老师已经有了，一个是我的堂叔，也就是我四叔公的儿子，那时的他四十五岁左右，穿着中山装，头发倒竖，一脸的严肃，同时又是我们的校长。另一个语文老师近四十岁，不苟言笑，他是我小舅的大儿子，我叫他大哥。当我去了那里上班，感觉这学校就像是“我家开的”。

四个班的数学，能不能教好？说实话，我一点底也没有。因为上一届我们村里有一部分学生小学毕业考试后不能上初中（语文和数学每门课达到六十分才可以上），据说是数学考砸了。尔后，数学老师走了。有一天，我在路边蹲厕所，村长不知为什么也过来，他点了一支烟，欲言又止。终于，他开了口，四个班的数学你吃得下吗？我说教材已看过了，没问题。他打量了我一会儿，没吭声。我知道，村长也有压力，如果明年我们村里的毕业生又考不上初中，村长和我一起要被老百姓骂。

复式班的教学又忙又急，但不能乱。一进教室，我总是说，三年级先预习一下，五年级听我讲课。五年级的课火急火燎地刚讲完，布置他们做作业，又马不停蹄地讲三年级的课。常常讲得嗓子冒青烟，那时我常想，如果不是复式班该多好啊，我慢慢地讲，讲得兴趣盎然，讲得神采飞扬，让台下一片寂然，可以听到一枚针落地的声音。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乡村学校人数太少了，每个年龄段学生多的二十几个，少的十几个，甚至还有七八个的呢。所以教师的配备也相对减少。

那架风琴放在窗前布满灰尘，无人问津，它是被岁月遗忘的角色。我蹑手蹑脚地靠近，用抹布擦拭几下，小心翼翼地掀开盖板，随着双脚在踏板上的踩动，我在琴键上按下了一个个音符，接着便听到了一个个声音像从平静的湖面冒出来，我看到了五彩的游鱼在恣意畅游。我在不知不觉中痴迷上了这妙不可言的天籁之音，并沉浸其中。堂叔问，你会这个？我点点头，其实我不会，但有种莫名的喜欢。

乡村小学下午两点半放学，而教师大多三点之前也走了。大家都有自己的田地，可以去侍弄庄稼，也可以上山斫柴。反正，总有做不完的事情等着你。我是懒人，不想去干农活，宁愿熬到五点以后才回家。这几个小时，是我在乡村校园独自偷乐的时光。改完作业，坐在那架涅槃重生的风琴旁，忘乎所以、不知疲倦地摇头晃脑，轻轻吟着一首首自认为激荡人心的歌谣。歌声里，我看到那些快乐的少年，叽叽喳喳地沿着溪边，和溪水一起走向初春的田野。那里白鹭翻飞，紫云英花开如云锦，雾气在周遭弥漫。

春天里，一个平常不怎么吭声的小女孩从山野挖了一株叶子绵密细长、盈盈欲滴的九头兰过来，用废弃的脸盆栽种后默不作声地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还甜甜地对我笑笑，随后扭头跑掉。而弥漫的馨香，如远去的影子芬芳扑鼻，永驻心间。

初夏，我带着他们去一个叫乌竹坑的山脚下野餐。那儿溪水清浅野花摇铃，在满目的美景里，这些出笼的鸟儿欢天喜地、叽叽喳喳地大快朵颐。然后在他们的喧哗声中，一起穿越一个鲜为人知的岩洞……

转眼一个学期结束了，我的“运气”不错，那一届毕业生全市统考数学及格率是百分之百，而且，所有的学生都可以上初中。于是，乡亲们说我教得好。我长舒了一口气，往事如风，所有的语言在此刻都成了夏日的夸赞。

后来，我离开故乡去了异地。在他乡，我时常做这样一个梦：校园空旷又寂静，但那些初春的树梢却在风中洋溢着活力，麻雀如风掠过……我坐在琴架旁，琴声悠扬，一群神采天真的少年趴在窗台前，他们以圣洁的眼神纵情地幻想着未来的日子。

儿子的后花园

□王梁

小区北面矗立着一座漂亮的教堂，教堂北面是一片偌大的闲置土地。

这一带以前都是农田、农村，城市化的脚步覆盖了大部分区域，筑起了一幢幢高楼、一个个小区、一条条大道，然而这片田野却在钢筋水泥的夹缝中得以保留。

一条不知源头在何处的河流横贯而过，流向不知何处是尽头的远方。河上有桥，河畔是农田，一些已经洗脚上楼的拆迁户农民依然在这些肥沃的泥土中耕耘、播种、收获，与他们祖祖辈辈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难舍难分。这些地块应属集体的无主地，没有明确分给谁，谁捷足先登就归了谁。紧挨着农田和河流的，还有一长溜低矮的棚屋、一所规模不大的民工子弟学校，总体来说可以算作城中村这样一个所在。

我们搬来此地居住已经有些年头了，儿子从一年级读到了六年级。周围都是人员密集的小区、学校以及车辆川流不息的马路或高架，没有什么可以走走逛逛的休闲场所，而这一方城市中间的农用地成了我和孩子经常光顾的小公园、后花园、风景区。

从小区西门出去，走过一个十字路口，绕过教堂，一下子从城市跨越到了农村。湿润松软的泥土、郁郁葱葱的作物、水平如镜的河面，空气中弥漫着泥土、青草和花朵的清香，忙人在劳作，闲人在垂钓，蝴蝶在翩舞，蜜蜂在采蜜，麻雀飞过，白鹭立在河边沿，好一派田园风光。

尤其是在阳春三月，油菜花盛放，河两岸仿佛燃起了金黄色的火焰，灿烂夺目，花香袭人，远远地就沁入鼻腔。冬日裸露的土地不经意间就披上绿油油的春衣，充满生机与活力。接下来的一年四季，以时令菜蔬为主，一茬茬地生长和收割，为那些家住附近小区里的人们输送地道可口的美味佳肴。

儿子偏爱这里，主要还是因为他能在这里找到乡下奶奶家后花园的感觉，他可以在城里的家门口与自然风光亲密接触。双脚踩过那田埂小路，双手把玩那泥巴石块，眼帘中闯入飞掠而过的鸟雀，黑眼珠紧盯着蚂蚁排队搞运输，小蝌蚪悠游在布满水苔的坑洼里并没有去找妈妈。关在河边小木棚里的狗每次都把他当生人不停吠叫，笼舍里圈养的鸡鸭散发的异味以及那些老农浇灌的农家肥滞留的臭味也很快为他的嗅觉所适应。

春夏秋冬，我们常常是在周末和假期的傍晚或者晚上来到这里，那些时候他不用上课，我不用上班。夕阳有时将河面涂抹上七色油彩，月亮有时与教堂的斜顶、河畔的杨柳拼成一幅唯美的剪影。夏日夜晚，桥上多了些纳凉的人，我们靠在桥栏上，习习凉风拂过，看远远近近的万家灯火，身体和心灵都会慢慢凉爽沉静下来。而在河面或是菜地的某些黝黑里，有时会冒出一闪一闪的晶亮，那是羞答答的萤火虫，给人以惊喜。

儿子很多时候是个心思单纯、要求简单的孩子。他的同学大多随父母去过很多风景点，去大城市甚至国外旅游过。他呢，很遗憾没有这样的条件。孩子们爱炫耀、爱攀比，然而他并不计较，能拉上我去那河边、地里陪他玩上一两个小时，竟也很满足很惬意了。我呢，常常就在一旁看看风景，刷刷手机，或者就着栏杆压压腿，也很享受这样的美好时光。

有一阵子，他迷上了打水漂，只是无论我怎么慢动作示范、手把手教导，笨手笨脚的他愣是学不会。只好四下寻找扁平的石块，递给我，让我变着法子打出各种路线、各种花样、更多漂数，而他在一旁呼唤雀跃或是叹息可惜，好似是他自己打出去的一般，也还是高兴。

时光就在如此简单的快乐中悄悄逝去，如今，儿子已经长得跟他妈妈一样高了。最近一次去后花园，发现河水被抽干，大马力的机器在清淤，好多地块被铁丝网圈了起来，醒目的告示牌上写着“由于建设需要，请尽早自行处理地里的农作物，届时将统一清理”。看这架势，多半是要开发建设这个地块了，也许是住宅，也许是公园，或者是其他设施。儿子的童年后花园、百草园，就要随着他迈入初中、走进青春而消亡了，心里不免有点可惜。

总第7081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